台北縣鄉土史的重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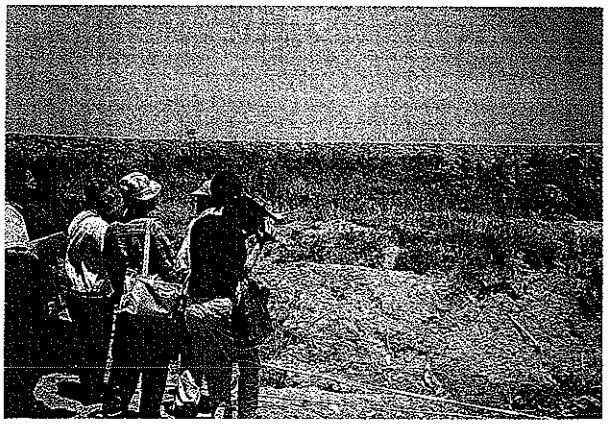
以三貂社為例

／溫振華（師大歷史系所教授）

一、前言

鄉土是人們生活最密切、最熟悉的小社會。鄉土教育的目的，在使國民認識鄉土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歷史，開啓瞭解大自然、大社會、大世界的好奇心，並培養其對生活社會的關懷與濃厚的鄉土情感。因此鄉土教育具有知識性與社會性，是國民教育的起點。

今年七月六日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劉益昌，在台北縣貢寮鄉核四廠預定地廠內未覆蓋的地表（圖一），發現已受擾亂的煉鐵遺跡，從出土的鐵渣、煉鐵的殘片、板岩片等觀察，其形式與十三行的煉爐相近。同時在附近山林內，三貂社的後裔潘火炎等人，陸續發現社樹——山橄欖、斷垣殘壁、以及無刻字的三角頂墓碑（圖二），激起大家對核四預定地及其附近三貂社歷史文化遺蹟的關切。



圖一、核四廠預定內煉鐵遺跡發現地

圖二、番仔山山上無刻字之三角墓碑

二、三貂社社名的起源

三貂社本名基瓦諾灣社(Kivanowan)，「三貂」一名始自西班牙稱該社附近海灣爲三貂角有關（圖三、四）。自西班牙以後，外人稱三貂角灣附近的部落爲三貂社、或山朝社。

西班牙的文獻，對於三貂角一名的使用有明確的記載。在荷蘭人占領台灣南部後，據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深恐荷蘭控制台灣海峽之航線，1626年（天啓6）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施爾瓦(Don Fernando de Silva)派卡黎尼奧(Antonio Carrenō de Valdes)率大船兩艘，戎克船十二艘征台灣。五月五日自呂宋北岸之嘉隔洋(Cagayan)出發，沿台灣東海岸北上，十一日到台灣東北角一海灣（

圖三、三貂灣（雙溪流入處爲三貂社舊社，舊社對岸往南爲新社）

圖四、三貂灣（遠處爲鼻頭角）

圖五），命名三貂角(Santigo)。先泊船於此，再以小船兩隻探測海岸，在不遠處發現雞籠港，取名Santisima Trinidad，意即聖三位一體之義。小船再引導艦隊來此，於十六日在社寮島（今和平島）舉行佔領典禮，並在島上築城取名聖薩瓦多城(San Salvador)，即聖救主之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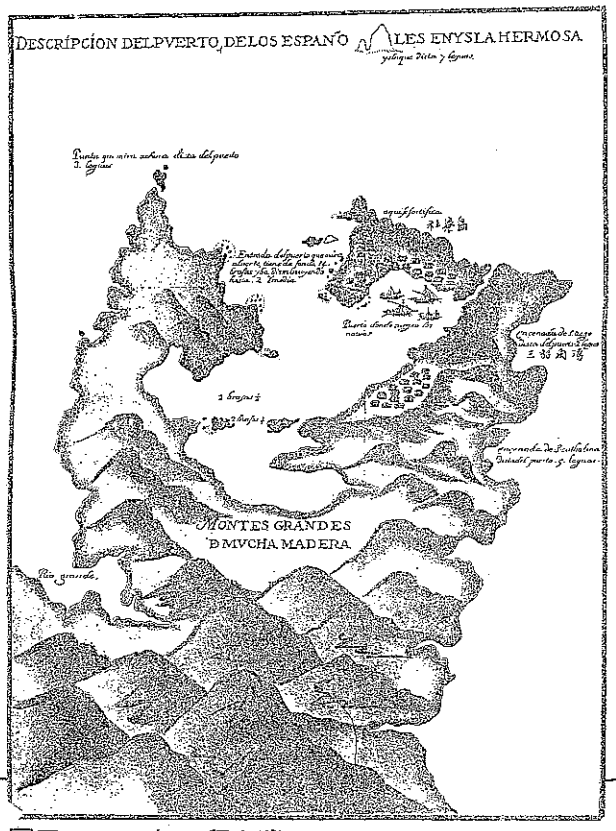
就圖五西班牙繪製之地圖觀察，西班牙人瞭解較多的爲今基隆港附近的形勢與大雞籠社部落的屋宅，三貂角爲其至基隆先經之地，故應有所注意。

地名是鄉土教育之重要內容，是人們建立生活空間秩序之重要依據。地名之取名，常具有歷史、地理、生態的意義。從三貂社社名之由來，可以引起動機，關心自己周遭之過去，並進而探討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世界的殖民，以及在台灣北部統治的歷史，感受鄉土與世界史的關連，養成立足鄉土，胸懷世界的眼光。

三、南島語系的三貂社

台灣的原住民，學者分類不一，一般習慣分成平埔族與高山族。平埔族再分爲凱達格蘭、道卡斯、拍瀑拉、巴則海、貓霧揀、洪安雅、西拉雅、噶瑪蘭等八族，有的又加上邵族成爲九族。各族之下，又有大小社別，有的在社別之上又有亞族之分。

不論平埔族或高山族，台灣的原住民，就語言觀察，皆屬南島語族(Austronesian或Malayopolynesian)。這個語族分佈遍及太平洋、印度洋，東起復活島，西至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。這個語族語言結構的特色是動詞置於主詞之前，也就是句子的結構依次是動詞、主詞、受詞。三貂社屬於凱達格蘭族之巴賽亞族，其語言與雷朗亞族或龜崙亞族不盡相同。巴賽語的分佈範圍約在淡水河、新店溪以北之地區。1896年至1937年



圖五、1662年三貂角灣

資料來源：陳漢光、賴永祥編，《北台古輿圖》，1965，台北市文獻委員會，頁一圖。

（文轉45頁）

（文承36頁）

間，日人伊能嘉矩、小川尚義、平塚半次郎、宮本延人、淺井惠倫、宮原敦等，先後在三貂社的聚落，今貢寮鄉龍門村舊社與雙玉村新社，訪錄耆老舊有的語言。其中以1936年淺井惠倫採錄潘腰女士的語言資料最爲豐富。茲錄一些單語以供參考：豬讀爲babui，祖父baki，獨木舟baŋka，貝burau，北amis，龜kupja，猿lotoŋ，穴loloŋ，湖paŋpaŋ。今貢寮、瑞芳一帶的一些地名，如入桂、荖蘭、萊萊、媽岡、丹裡、卯澳、卯里山、巫里岸、鷄母嶺、南子吝、磅磅、撈洞、巉巉、槓仔寮等，應該是巴賽語音譯的。磅磅可能是paŋpaŋ，意旨湖；撈洞（今名龍洞）是猿猴lotoŋ；巉巉可能是loloŋ，穴的意思。

透過身旁的地名，讓學生思考地名之原意，以及南島語系在語言上之特色，引起學生求知的好奇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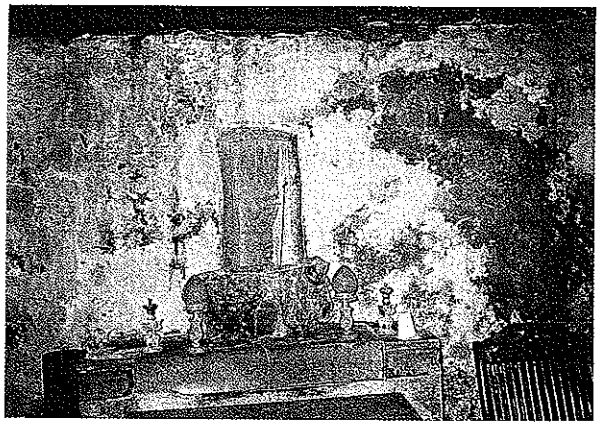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三貂社之來台傳說

有關三貂社之來台傳說。伊能嘉矩採集到有關該社登陸與遷徙的口碑，將其錄於下以供參考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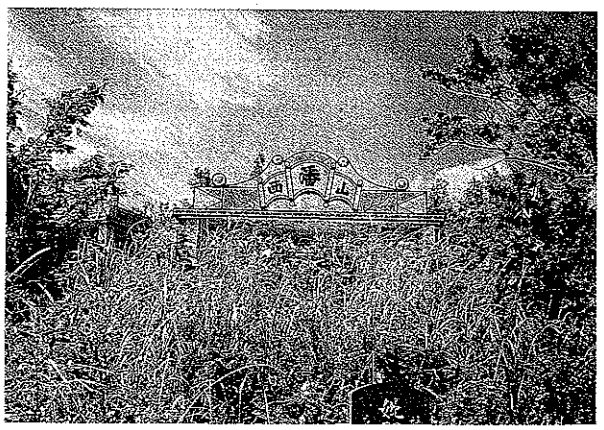
我族原居Sanasai，不知該地位在何處，僅知爲海外之島。爲了捕魚，乘小舟出海，遇颶風漂流海上，其中兩隻小舟，在台灣北部金包里海岸上陸後，發現該地荒蕪，不適生活，又行至今基隆，因缺水，再舟行至此地海岸（據北投社口碑在深澳附近），初居雙溪河口邊（今貢寮鄉舊社）。當時同船二十餘人，在頭人Kisinasai領導下，建Kivanowan社。其後，子孫繁衍，分成四小部落（即舊社、遠望坑、福隆、南子吝）。最初，在我部落南方山地住有Pusarum族（即泰雅族）。我族將海上之捕魚贈予彼等，雙方言和，彼等亦以山獵之獸贈我，大家和睦往來。其後，子孫日益繁衍，一部分在基隆建Kisikavukan社。同時，宜蘭平埔族也爲我族。

口傳在沒有文字的社會，是重建人類歷史的重要線索。除三貂社外，北投社、蜂仔峙社、錫口社、里族社、宵裏社等皆有祖先來自Sanasai，或Sansai，或山西的傳說。伊能嘉矩根據採集的傳說建立了凱達格蘭族在北台的遷移路線。他以爲該族在三貂角一帶登陸後，一支向西沿北海岸，再折南，擴及桃園，一支南移宜蘭平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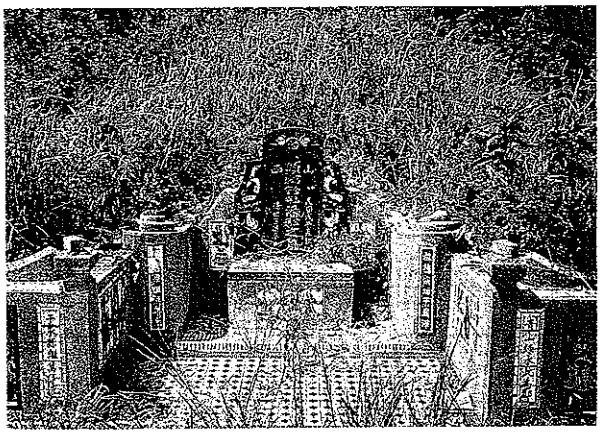
今貢寮鄉雙玉村新社，曾是三貂社人的大聚落，村中有三貂社裔孫潘氏祭祀公業建立的祠堂，奉祀刻有「山西祠」的神主石碑（圖六），墓圖也刻「山西」二字（圖七、八）。山西應是Sanasai或Sansai之音譯，它的地理位置在何處？有的學者據阿美族稱火燒島爲Sanyasai，雅美族稱該島爲Rita-



圖六、三貂社祖祠：山西(Sansai)祠



圖七、三貂社墓園一景



圖八、三貂社末代土目潘金山之墓

nasai，其音與Sanasai或Sansai相近，因此認爲火燒島可能是該社的移居地。不過阿美語稱橄欖樹爲Sanasay，是否意謂著該社來自橄欖之地。

雙玉村新社的「山西祠」三字刻記著三貂社祖先來台傳說的依據，是重要的歷史文化資產，透過「山西祠」可引導學生回憶以前凱達格蘭族或三貂社先民來台的艱辛。

五、三貂社與大雞籠社、金包里社

三貂社、大雞籠社、金包里社等三社，關係至爲密切。據傳三社先祖從Sanasai漂流來台的，後來兄弟三人分居，長男居金包里，次男居大雞籠社、三男居三貂社。

1773年（乾隆38）的地契，也說明三社之間的親密關係，這張賣地契，是個人所知之三貂社最早的地契，資料甚爲珍貴，錄於下以供參考：

立杜賣盡根契，北港等社通事昇舉，金包里社土目甘望雲，大圭籠社土目利加力，三貂社土目大腳準等，承祖遺下，有鹿場一所，土名蜂仔峙，緣界內被鄰番引佃開墾，經控訊還在案，併與鄰番定界，立約分收，各受有憑。舉等僉議，三社均乏口糧，不若將林埔依例招墾，年收多寡租稅，三社勻收，分給口糧，免被侵越控究。茲有蕭秉忠前來給墾，時酒禮銀完足，就界內圭籠港仔口八堵庄，踏出林埔一所，東至暖暖溪，西至石頭厝，南至山頂盡水流內，北至大溪，四至明白爲界，付秉忠前來開墾，永遠爲業。議定三年之內免稅，三年以外，所收五谷一九五抽的。其築陂開圳，佃人自理，至庄內防守保固，不虞。及口角什事，佃人自行設法調理相安，不得干連業主。此係二比甘願，各無反悔。今欲有憑，立杜賣盡根契一紙，付執爲照。

即日三社收過酒禮銀完足再照。

乾隆參拾伍年柒月　日立杜賣盡根契

分府宋　給北港等社通事昇舉記

分府宋　金包里社土目甘望雲記

分府宋　大圭籠社土目利加力記

分府宋　三貂社土目大腳準記

這張契約顯現三貂、金包里、大圭籠等三社間密切的關係，三社共有八堵一帶的獵場。由於鄰近的部落引佃開墾，侵入獵場，以及三社缺乏口糧，乃有賣地之舉。本約雖是賣契，但根據清政府規定，其土地是不能買賣的，漢人買主不據所有權的。

六、三貂社與漢人

三貂社除了與大雞籠社、金包里社在八堵共有獵場外，根據一些墾契觀察，其相關的地名有撈洞胡（疑爲湖）、巫里岸、大崎腳、槓仔寮、立丹內（丹裡）、魚桁、遠望坑、虎仔山、頂雙粗坑溪下外莊、琉球澳口、火炎山、打鐵寮坑，其範圍以今貢寮鄉爲主，及瑞芳、雙溪二鄉的部份地區。

清乾隆後期，漢人移入漸多。漢人要在三貂社土地開墾，須與其訂立契約。在這裏錄一張嘉慶十九年三貂社招漢人開墾的契字，觀察雙方的租佃關係：

立給出墾批永佃字三貂社番土目五合陞記，同五柱番耆朗肴等，承祖山林埔地一所，帶大小坑水灌足，坐落土名琉球澳口，東至海墘爲界，西至山崙頂分水爲界，南至橫路爲界，北至火炎山嘴小坑爲界，四至各明

白。今因離社隔遠，樹林森盛，兼之公項不敷，時公議招得誠實漢人郭讓觀前來承給，公同議定出得墾底佛銀八大員正。其銀即日公收足訖；隨將山地踏明四至，立出墾批，交付佃人讓觀前去掌管，自備工本，斫樹鑿石，任從築埤開圳，墾闢成業，栽種五穀雜子，不敢阻擋，一給永遠佃人執業，其大租照莊例供納社番、土目，以資口糧，不許拖欠升合。永佃之日，亦不許在所設賭竊匪情弊。保此土地係土目承祖物業，公同出給，與別社番漢無干，並無重張墾給以及典掛來歷交加不明滋事，倘有此情，土目等出力抵擋，不干佃人之事。此乃業佃兩願，各無反悔，今欲有憑，同立給出墾批永佃字一紙，永遠執照。

即日公同親收過永佃內佛面銀八大員正完足，又照。

嘉慶十九年十一月　日

代筆社記　楊雪

立給出墾批永佃字番土目同番耆　阿兵

大招

三馬抵

朗肴

金生

這張墾批字的內容是，嘉慶十九年，三貂社的土目與五柱番耆共同將琉球澳口一帶的林埔，招漢人郭讓開墾。郭讓出墾底銀佛銀八大員，取得永佃權，須自備工本築埤開圳，開墾成田園，向三貂社繳納大租。契約未載明大租數，僅言照莊例繳納，容易生爭議。由於土地係土目與番耆共立的，說明土地是全社共有的。

清乾隆後期，在三貂社漢人以吳沙最有名，三貂社成為他進入宜蘭的橋頭堡。

七、傳統的社會經濟與信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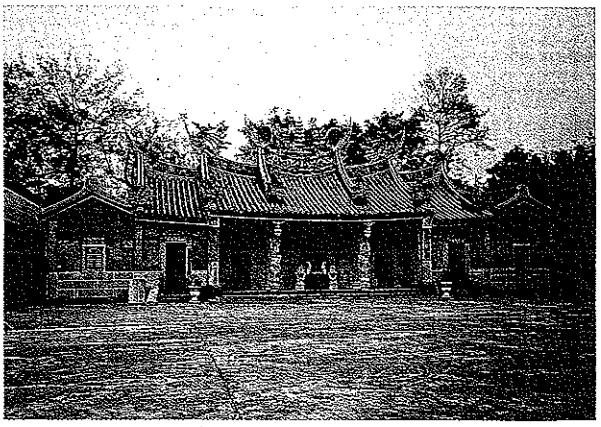
三貂社的土地雖包括貢寮及瑞芳、雙溪部份，但其聚落分佈的情形則不詳，僅舊社、番仔山、新社等三處較確定。

三貂社舊有的社會，以捕魚、打獵、粗作農業為主。捕魚在該社的經濟生活中，具有重要地位。從口碑中，提及該社以捕魚與Pusarum族交換獵獸，可窺見一、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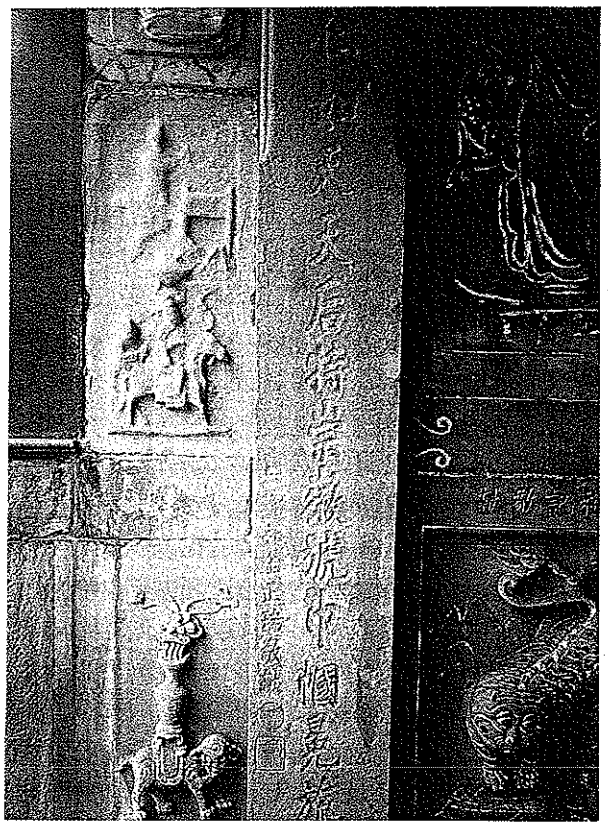
三貂社舊有的祭典，已不再舉行。根據潘火炎報導，在新社有正月初、六月十八日、八月十六日三次較重要的祭典。正月的祭典可能是祭祖，台北盆地之里族、塔塔悠、蜂仔峙亦有正月擇一日舉行祭典的情形。六月十八日原有划舟競賽，本人以為或與捕魚祈求魚獲豐收有關，里族等三社也有祭典，並牽曲跳舞。八月十六日三貂社的祭典應與收成有關，不過伊能嘉矩在台北盆地的調查，並沒有提及里族等三社相關的祭典。

台灣原住民社會的祖靈信仰相當普遍，只是祭拜的方式不同。南部西拉雅族的阿立祖信仰，以祀靈為祭祀對象。報導人潘火炎提及長輩曾談及今慈仁宮（圖九、十）後原有茅草蓋的公廨為其舊有的信仰中心，裏面供奉五個壺，祭祀時以檳榔、山橄欖為供品。

五個祀壺是否如同地契中立契的「五柱番耆」有關，代表三貂社五個支派或小社。此外也有在屋內牆角供奉祀壺的現象，三貂社這樣的祀壺信仰，當待更多的田野資料才能瞭解。



圖九、慈仁宮



圖十、慈仁宮三貂社民金正瑞之捐獻

三貂社信仰在清道光年間，村民曾將在入桂一帶檢到媽祖神像與祀壺一起祭祀。後有人認爲不宜將媽祖神像與祀壺一起祭祀，而有建廟奉祀媽祖，建山西祠祭祀祖靈的情形。三貂社社民在慈仁宮的興築也積極參與。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以屯目與屯丁二十一名的名義的捐獻。清乾隆55年全台有93社4000人原住民被編入屯兵，三貂社的名額是21人，一直至清末皆沒有變更。廟上的碑文，爲我們提供了這樣的訊息。廟牆上寥寥數字，其實蘊藏著複雜的歷史變遷。

八、結語

十九世紀末以來，今貢寮鄉雙玉村的新社，一直是三貂社之大聚落，目前僅有四、五戶。但是透過地名、傳說、土地契字、寺廟碑文、祖祠、以及一些耆老的口述，多少也能重新畫出三貂社傳統社會與歷史發展的輪廓。這些小小的歷史遺存，都能引發深邃的思考。從地名，可以論及南島語的特色及其在台灣、在太平洋地區的分佈情形，激發學童語言學的興趣，由社名也可溯及十七世紀歐洲殖民主義在台灣的統治與影響。破落的祀祠却是北部凱達格蘭族來台傳說最重要的歷史見證。慈仁宮媽祖廟，可以觀察不同文化接觸後彼此的互動。

鄉土是社會生活的基礎。從生活的鄉土建立國民關懷社會並開啓學童求知的好奇心，是改造目前與生活社會脫節的國民教育之起點。鄉土史的重建，要有教師、鄉民之參與，才能使鄉土教育的內容眞正落實。

參考資料：

土田滋等(1991)　台灣平埔族の語言の整理と分析。東京大學文學部。

土田滋(1985)　龜崙語：台灣另一個南島語嗎？(Kulon: Yet Another Austronesian Language in Taiwan?)民族學研究所集刊，60:1～59。

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(1963)　清代大租調查書，第三册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。

伊能嘉矩(1896a)　台灣通信・第八回。東京人類學雜誌，124: 386。

伊能嘉矩(1896b)　台灣通信・第十一回。東京人類學雜誌，128: 36、39、40。

伊能嘉矩(1908)　台灣土蕃口碑。東京人類學雜誌，264: 220-224。

吳守禮(1952)　乾隆八堵番釋文與事類集證。文獻專刊3（¾）：39～57。

李來旺等(1992)　牽源。中華民國岱原人社會福利協會。

新社慈仁宮管理委員會(1988)　新社慈仁宮簡介。新社慈仁宮管理委員會。

劉益昌(1994)　「對核四廠預定地文化資產的一點看法」之書面意見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。

溫振華(1994)　平埔族三貂社史概觀。教授論壇專刊1: 203～213。